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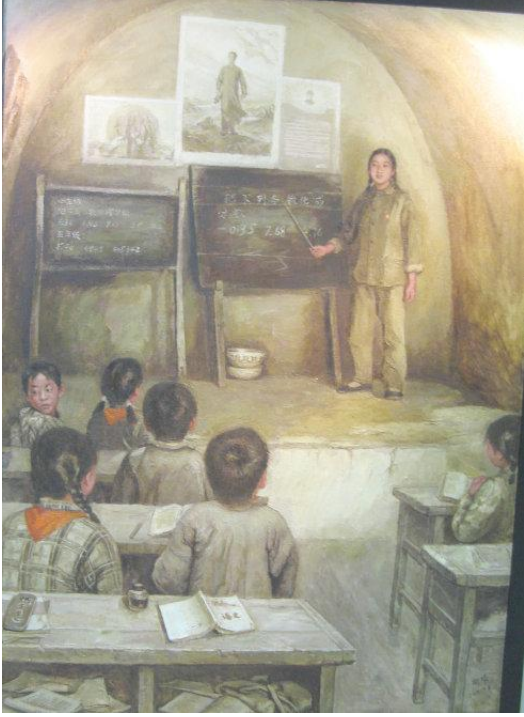
## 有一个地方叫西塬(7)- 贡献

虽然我们知青点算不上先进集体，但象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，我们不想在农村混日子。我们也觉得应该把学过的知识拿出来施展一下，为农村作出些力所能及的事。我们晚上参加队里的“计工分”会，并为老乡们念念报纸。每次开会前都要唱《东方红》，老乡们的歌声土得掉渣，原始韵味十足，越听越爱听，现代舞台上的乐队合唱应该找个地缝。六个同学中，史铁胜和邢之泉当过队里的保管，他们后来才发现，我们刚来的时候每人 240 元安家费，除了给我们打了三孔新窑外，其他的钱都花了，帐上有记录的只有一头牛。

我们在自留地搞了一块试验田，从北京带回来菜籽和一种流行的什么菌苗，好像叫根瘤菌，在试管里培育，据说可以提高产量。结果白菜因为缺水根本没长出来；南瓜倒是长出来了，上了不少“菌”，瓜越长越大，等我们想吃的时候才发现，南瓜里面全是棉花团似的东西，松松软软的，根本没法吃。后来北京支援延安的日本尿素送到村里，我们根据使用说明教老乡怎么用（尿素口袋上写着日文和“株式会社”字样，感觉很神秘）。果然那年的玉米比往年长得高大，小麦比过去粗壮，产量大大提高。可惜的是，第二年我们没有继续督促如何使用，老乡看到尿素有如此神奇的效果，就大把大把地往地里撒，结果庄稼都烧死了，地也毁了，再种什么都长不好了。更糟糕的是，毁掉的地都是塬上最好的平地，后来只好多开坡地来弥补损失。

我们最大的贡献，应该算是在村里开办小学。村里十几个娃，从六七岁到十来岁，第一次来到学堂，拜赖为民为老师。赖为民是我们当中的神童，从初二跳级上高一，所以我们觉得让他当老师最合适不过。村里为我们打的三孔新窑，本来一孔给男生，一孔给女生，一孔作库窑，但女生都走了，空出来一孔窑正好当学校。村里特别重视，从县城搞来桌椅板凳和一块黑板，学校就开学了。

窑洞里传出朗朗读书声，是西塬村开天辟地第一次。教这群从来没上过学、年龄参差不齐的男娃女娃真没让赖为民少费心，甚至得采用体罚。不过老乡看到自己的孩子被轰出教室，在酷暑严寒中罚站，不但不怪罪赖为民，回去还要再揍孩子一顿。自己的娃能认字识数，还能抱怨什么呢。只有一次，赖为民没能控制局面，娃们乱作一团，哄堂大笑跑出教室。晚上队长叼着烟袋，满腹疑虑来找赖为民，问道“你跟娃讲咱都住在毯上，是咋回事嘛”。赖为民哭笑不得，只好解释，我讲的是地球，不是那个毯。队长也不知是听明白了没有，只说“以后少跟娃们讲毯事”，嗯啊呀地点着头回去了。（毯，陕北话，就是那个…你懂得。）



作者不详